

阿来研究

ALAI RESEARCH

(第5辑)

主编 陈思广

主办 四川大学2011协同创新基地阿来研究中心
协办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大学出版社

阿来研究

ALAI RESEARCH

(第5辑)

主编 陈思广



主办 四川大学2011协同创新基地阿来研究中心
协办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欧风偃
责任校对:黄蕴婷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来研究. 第5辑 / 陈思广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5690-0112-9

I. ①阿…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3289 号

书名 阿来研究(第5辑)

A Lai Yanjiu (Di-5 Ji)

主 编	陈思广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0112-9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印 张	14
字 数	336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目 录

作家档案

类型小说以及类型的超越

- 在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基地的演讲 阿 来 (1)

藏地书写与小说的叙事

- 阿来与陈晓明对话 陈晓明 阿 来 (15)

名家视阈

小说的视点、历史与抒情

- 阿来的《尘埃落定》及其他 陈晓明 (39)

文学与社会互动的媒体取径

- 以媒体报道阿来为例 操 慧 (53)

多维视野

- 阿来中短篇小说在英语国家的译介研究 邹小娟 (65)

人性观念的现代重构

- 以阿来《格萨尔王》为例 卓 玛 (76)

消费时代的“苦吟”诗人

- 对阿来藏地书写的一种文化考察 于 宏 (85)

一场“太阳”与“月亮”的战争

- 读阿来的《月光里的银匠》 马 力 (98)

原乡神话的追逐者

- 《空山》新论 胡志明 秦世琼 (103)

文学川军

[阿库乌雾小辑]

自媒体时代的“实证主义”诗学

- 论《阿库乌雾微博断片选：生命格言（2011—2014）》 谢君兰 (109)

阿库乌雾母语诗歌《招魂》中的文化身份研究	莫色木加 (120)
《凯欧蒂神迹——阿库乌雾旅美诗歌选》的翻译策略研究	王小倩 (127)
阿库乌雾彝语诗歌创作中的传统与现代	

——以《招支格阿鲁魂》为焦点	马海五达 (134)
----------------------	------------

民族志诗歌的跨文明写作

——由阿库乌雾的《凯欧蒂神迹》引起的访谈 阿库乌雾 韩宜儒 庄馥榕 梁 昭(指导) (147)
--

[吉狄马加小辑]

吉狄马加的声音诗学

——解读长诗《我，雪豹》的一个视角	吴投文 (151)
-------------------------	-----------

“大地祭司”的无限之光

——读吉狄马加的诗集《身份》	刘 莉 (158)
----------------------	-----------

学者·战士·医师

——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重重写作身份透析	赵 耀 (164)
---------------------------	-----------

文学藏区研究

新世纪西部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创作述略	贾剑秋 (170)
四川“康巴作家群”的康巴风情书写研究	黄群英 (179)
当代大凉山彝族诗人的民族认同	李 骞 刘启涛 (187)
早期凉山彝族题材诗歌地标与风物特色书写	张叹凤 (194)
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中的母语困境	
——以彝族诗歌为例	邱 婧 (203)

青年论坛

饶阶巴桑研究 60 年述评	李 斌 (211)
---------------------	-----------

Contents

Writer's Profile

- Genre Fictions and the Transcendence of Genres: Speech in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Educational Base for Humanity, HUST Alai (1)
- Writing about Tibetan Areas and the Narrative of Fictions: Talk between Alai
and Chen Xiaoming Chen Xiaoming and Alai (15)

Critics' Viewpoints

- Perspective, History and Sentiment of Fictions: Alai's *Red Poppies* and Other
Works Chen Xiaoming (39)
- Interaction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by Medium: Taking News about Alai's
as an Example Cao Hui (53)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 Translation of Alai's Novellas and Short Stories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 Zou Xiaojuan (65)
-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Humanity: Taking Alai's *King of Gesar* as an Example
..... Drolma (76)
- Industrious Poet in the Era of Consumption: Cultural Research on Alai's Writing
about Tibetan Areas Yu Hong (85)
- The War between "Sun" and "Moon": On Alai's *The Silversmith in the Moonlight*
..... Ma Li (98)
- Chaser of Original Country Myths: New Critic on *Empty Mountain*
..... Hu Zhiming and Qin Zhiqiong (103)

Writers from Sichuan

[Collection of Aku Wuwu]

- Poetics of "Positivism" in the Era of User-Operated Media: On *Aku Wuwu's*
Microblog Anthology: Mottoes of Life, 2011–2014 Xie Junlan (109)
- Study on Cultural Identity in Aku Wuwu's Yi Language Poem *Evocation*
..... Mose Mujia (120)

- Study on Translation Strategy in *Coyote Traces*: *Aku Wuwu's Poetic Sojourn in America* Wang Xiaoqian (127)
-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Aku Wuwu's Poems Written in Yi Language:
Focusing on *Evoking Zhyge Alu* Mahai Wuda (134)
- Cross Civilization Writing about Ethnographic Poetry: An Interview Generated
by Aku Wuwu's *Coyote Traces*
..... Aku Wuwu, Han Yiru and Zhuang Furong, Liang Zhao (instruct) (147)

[Collection of Jidi Majia]

- Jidi Majia's Sound Poetics: One Perspective to Interpret the Long Poem *I, Snow Leopard* Wu Touwen (151)
- The Unlimited Light of "Earth Priest" : On Jidi Majia's Anthology *Identity*
..... Liu Li (158)
- Scholar • Soldier • Doctor: An Analysis of Yi Poet Jidi Majia's Three Writing
Identities Zhao Yao (164)

Study on Tibetan Literature

- Research on Female Literature of Western Mino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 Jia Jianqiu (170)
- Study on Kangba Style of "Kangba Writers Groups" from Sichuan
..... Huang Qunying (179)
- Contemporary Ethnic Identity of Yi Poets in Grand Liang Mountain
..... Li Qian and Liu Qitao (187)
- Landmarks and Local Customs in the Early Poems about Yi Nationality in Liang
Mountain Zhang Tanfeng (194)
- Mother-Tongue Dilemma in Contemporary Minority's Chinese Poems: Taking
Yi Poets' Poems as an Example Qiu Jing (203)

Young Scholars' Forum

- Study on Rabgyai Basang in the Past 60 Years Li Bin (211)

作家档案

类型小说以及类型的超越^①

——在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基地的演讲

阿 来

今天我的演讲题目是“类型文学”或者“类型的超越”。有些时候关于“超越”这个词，我都觉得有点儿太严重，我更愿意在平常的时候用另外一个词，叫“溢出”。溢出是什么概念？我们煮一锅牛奶，后来由于温度升高，于是它溢出我们原来给它的容器。

其实很多时候，我想我们的文学艺术，总是在追求这样的一种溢出的效应。就是在某一种类型当中——某一种类型好比是给了我们一种限定的表达分界，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最伟大的那些作品总是不能被它原来的那种类型给它的规定性所限定，所以它产生了一种溢出效应。

讲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这次来华科参加春讲，确实是王羲之所说“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时期。每天打开窗户看见窗外的悬铃木，每天都在展开新的叶子，这么欣欣向荣，这么明亮，这么生机勃勃，更会感觉到这样的一些景象所象征的内在的生命的勃发。我想这也是艺术所需要达到的一个境界。但是我想，春讲大部分是作家的一个自我展览。其实我在不同的场合，已经谈了很多次自己，更在那天“喻家山文学论坛”上被很多人谈过了。那天也有一个教授指出来说作家不应该进行很多的自我阐释，不要老是去告诉别人我的写作动机是什么、我的经历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见。

在文学生活当中我们不断地在向别人学习，向前辈的经验、向古今中外的那些先行者们学习。我们在他们身上也得到了很多写作的经验，我们不过是在他们经验上进一步向前推进。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其实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今天我讲这样一个题目的时候，我想其实可以加一个副标题叫作“以圣-埃克絮佩里为例”，不再是讲阿来本人。圣-埃克絮佩里是谁呢？他是一个1900年出生的作家——当然出生的时候他还不是作家，然后他在1945年以

^① 本文根据现场演讲整理，收入本书时有修改。

一个非常独特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的作品,而这个人的作品,从他的第一部作品到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恰好跟他这个人的生命历程之间有一种特别有趣的互相映照的关系。我们经常讲作家需要有经历,在经历之上、在人生的经验之上建立起对于世界的看法、对人类生命的看法。刚好圣-埃克絮佩里短短的一生——他40多岁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一生,到他留下的所有作品,我觉得刚好是对这样一个艺术理论的最好的阐释,就是他的作品跟他的人生经历,跟他的思想变迁,跟他的情感状态发生一种特别有趣的互相映照的关系。

他在1900年出生。刚刚过去的一百年对人类来讲是一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以最快的速度,人类社会的进化在科学技术上忽然加速的一百年。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一百年当中,科学技术带来的人类社会面貌的变化,可能比过去三千年、两千年的变化还要大,而且这样的巨大的惯性到今天还在加速。将来的人怎么来说我们这一百年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是这一百年的当事者。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圣-埃克絮佩里,刚才我说他刚好出生在1900年,他是个“富二代”,比较有钱,但是他没有去干我们“富二代”通常干的事情,他总是在很好地感受这个时代。他在八九岁的时候突然有一次,大概从乡下的庄园里头吧,要去巴黎,第一次坐火车。这样一个少年时代的人,他突然就对这种火车带来的、新技术带来的速度、力量以及机械构成的法则,跟自然构成完全不同的一个法则所展现的一种美——钢铁形式的那种美,就像法国人构建的埃菲尔铁塔那样的工业文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一种美产生迷恋。这样的迷恋几乎构成了他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建树。当然大家知道他坐上火车不久,莱特兄弟就发明了飞机,发明了飞行器,飞上了天空,这个时间并不远。而且飞机技术进步非常快,首先就被一些爱好者、冒险家开始使用,他的叔叔刚好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大概在他十二三岁、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叔叔无数次地飞上了蓝天,他从坐火车引起的对机械的迷恋演变成为对飞行的热爱。

但是很可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阻止了这样一个和平的生活进程。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很快就把飞机这样一种简单的飞行器迅速地用于战争,我们肯定看过一些影像资料,或者看过一些故事:最初都没有投弹,就是用面包篮子,提一篮子手榴弹追到敌人的阵地上把手榴弹往下扔。当然飞机还被用于侦察,用于拍照。但是正是由于一战刺激了飞行器的改造跟应用,所以我们说军事目的也是推动科技进步的强大驱动力。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飞机就迅速地被普及,产生了民用航空业。那么民用航空最初用于什么呢?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货运,也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客运,因为那个时候飞机还很小,大概只能飞到三四千米的高度,而且飞的距离也很短。最初运用民航飞机的是邮政。在1923年圣-埃克絮佩里就加入一个邮政航空公司了。那个时候的飞行跟今天大不一样,就是说那时候的飞行也是探险,他们需要开辟从法国一直到南美洲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样一条航线,之前没有人飞过,没有人从欧洲出发,飞到葡萄牙然后飞到非洲,横渡大洋飞到南美大陆。其实这个时候他们这一帮人是一批飞行探险家,他们必须不断地开辟新的航路。那个时候也没有卫星云图,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天气,也不知道这样的飞机能够承受什么样的天气。

他的人生第一阶段开始进行这样一种探险式的飞行,这是为这个世界开辟新的飞

机航路的飞行。代价很沉重，就是他们曾经数次试图飞越南美的安第斯山。安第斯山很多地方普遍有四千多米高，但是那个时候飞机的飞行高度极限大概是三千五六百米，不能再升高，不像今天的民航机一起来就能达到一万米。所以最后终于有一次他们三个人驾驶一架飞机在半夜就撞在了一个山上，他的两个伙伴都死了。撞在山上也没有人知道，而且他颅骨骨裂，但他居然自己爬行出来了，九死一生，大概在一个星期以后被当地的印第安人发现才拯救下来。

这是他的第一次探险飞行。就在付出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代价以后，他们正式确立了从巴黎到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一条飞机航线。但是如果他仅仅是如此的话，我们今天不会再讲述他。他自己在这样的飞行当中活了下来，但他对他死去的两位同伴，尤其是其中一个叫里维埃的人有一种特别深厚的感情，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心里对这两个战友、跟他一起探险的朋友特别难以忘怀。这样一种强烈的情感催进的结果就是他写下了一本小说，叫《夜航》。

《夜航》讲述的是探险飞行，所以《夜航》大概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了中文的译本。它讲三个人驾驶三架飞机——他觉得死在山里不好看，他要让他的朋友死得更漂亮一些，他就把经验转用了。其实他在大西洋上确实也遇到过风暴，就是他们被卷进飓风。所以他觉得飓风当中，从几千米高空往海里陨落这种美，比撞在山上，肢体跟飞机一起四分五裂要更容易接受。所以他把他两个朋友的死亡转移到海上，写他们遇到风暴然后坠落牺牲。

从一般意义上讲，这里我们就要谈到一种类型。我们知道类型小说，或者说我们在对小说进行分类的时候，很早以前就有一种小说叫作“探险小说”。探险小说大概是从欧洲兴起，其实我们要找探险小说的最早的原型，从古希腊的史诗当中就可以找到：英雄们出去远征，然后再回乡。这些其实都建立了探险小说的基本模型或者说母题。因为近来有一种文艺理论说今天全世界所表达的文学的最基本的模式跟母题，我们都可以在希腊史诗或者古希腊的戏剧当中找到。这个意义其实是从题材的分类上讲，它确实就是探险的类型。

但是后来随着欧洲到了中世纪以后，尤其是地理大发现以后，他们对全世界不断地进行寻找和探究，当然就完全在他们的这个世界当中构建了一种新型的小说样本，叫作探险小说。探险小说当中就包括了地理发现和人的英雄主义，地理的新发现加上人的英雄主义就构成探险小说的一个基本母题。基本母题往下继续发展，它就是今天文学的一个类型。就好比今天类型文学不断发展，后来就有了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今天我们中国人在不断地，尤其是在网络上创造很多不同的新的类型——穿越、奇幻，诸如此类，而且我们在这当中还要分出很多更小的类型来。

类型文学有个规定，我们都知道，或者它慢慢、慢慢就会形成一个套子。所以大部分类型文学就只是类型而已，提供了一时的消遣，它并不提供什么特别的价值，比如说武侠小说。中国从古到今有多少武侠小说，但是可能将来我们可以记住的是金庸这个名字。他的作品跟所有的别的武侠小说比，当然满足了别的武侠小说的类型效应，给我们了所有关于武侠小说的元素，但是它其中所关涉的历史，所关涉的人生经验，甚至更高的就是把中国的武术上升到审美的层次，这是他做的。如果没有金庸先生的小说，我们

很难想象你拍一个武侠电影可以得奖，在国际上得奖。因为他已经提炼出一种关于武侠的美学了，而且它跟实际的武侠之间有天壤之别。那么这就叫对类型的超越或类型的溢出。没有人这么讲过，这是我看小说的体会。所以将来谁要用这个概念一定要声明是阿来发明的。

很显然，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圣-埃克絮佩里仅仅是写这样一个事情，那么他跟过去的探险小说有什么好比的呢？没有什么好比的。但是当时就发现一个事情，一个是这本书出来之前这个作者在文学界毫无影响，之前他也曾经写过一本不太成功的书，这是他第二部书。我们今天也不必再提起之前那本书的名字。当年普通读者非常欢迎这本书。更重要的是，当时法国当代文学当中最大最有地位的一个人，也许大家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他叫纪德，他写过《背德者》《窄门》这样的一些很著名的小说。纪德在当时的法国文坛如日中天，是文坛领袖。纪德主动找到出版社说你们什么时候重印这本书，你们第一版快卖完了吧？如果你们重印我要给他写一篇序言——主动要求的，他并不认识圣-埃克絮佩里。出版社说这不就一本探险小说吗？虽然很好卖。纪德说，不。纪德在他的序言当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探险小说当然应该是惊心动魄的，而这种惊心动魄当中当然要展现人类英雄主义的高贵气概，同时也要在故事当中展现人的弱点、自暴自弃、失落感。这些东西在我们看到的探险小说当中早已充盈于耳。就是探险小说写这些东西太多了，把故事编得离奇一点就行了。他说我们今日的文学太善于描写这些了，描写成这样有什么困难呢？但是持之以恒的意志是让我们自我超越，这才是需要有人给我们指出的。他就指出了这个小说的真正价值所在。所以他说小说并不是在讲述一个冒险失败而引人同情的故事，而是在展示人类自我超越的力量。

如果没有他们这样一批坚毅的先驱，航空事业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在小说的结尾处，一次夜航的失败、飞行员的牺牲，被作者描述为伟大的开端，为什么？这个探险家肩负着对于人类伟大的责任。在文学当中讲这样的东西会虚假会空泛，但是从来，而且古今中外的文学都适用于一个词，叫高贵气概。文学需要这样一种东西。所以他说他们所经历的是一种沉重的胜利，是真实的人生，是关于奋斗的生命礼赞。

这就是纪德自己要求给一个刚出道的小小说家的小说写一篇序言的原因，就是它终于跟别的探险小说不一样。别的探险小说就写一段地理发现，经历了一番曲折。这样的文字在我们今天很流行的文字中太多太多，比如今天背着背包去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其实塔克拉玛干沙漠非常容易穿越，但是他一定会把它描绘成一个九死一生的历程来表示自己多么强悍，多么与众不同，因为他的目的就是告诉人们，我是多么与众不同。有的老板很有钱，雇了很多很多人，背着所有东西登上了珠峰，回来又写了一本书，“我把世界的最高点踩在了脚下”。其实你说他是在赞颂人类精神还是在炫富呢？因为现在每年登上珠峰的有几百人，不算那些辅助的人。其中有一个日本老太婆创造了一个纪录，已经82岁了都登上去了。新西兰有个人十多年以前登过一次珠峰，失去了双腿，冻伤了，后来他换上了假肢，十几年后又上去了。这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今天看来，因为你还在吸着氧气上去，不是过去珠峰刚刚开始成为探险对象的那样的一个时候。

今天我们关于冒险的文字，有大量这样的冒险。谁又去了南极洲，拍一堆照片网上晒一晒，引起很多点赞。但是真正的冒险的本质是开拓人类经验的疆域，扩大人类的生

存空间，在这样的冒险里我们看到人的意志所能产生的作用。因为那个时候技术已经抵达它最边缘的边界了，就像我说他们飞越安第斯山的时候，飞机只能飞三千五六百米高，他们一定要冒险把它拉到四千米，这个时候第一他们自己可能会缺氧而死，第二飞机可能会散架。最后他们确实也是撞了山，高度没有拉起来。就是在技术跟自己个人意志的极限之间，来挑战这样的东西的时候，这样的探险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体现的是人类意志，体现的是人类探索新的生存边疆的一种能力。

尽管它的结尾是悲剧性的，但纪德说这是一种代价沉重的凯旋。失败了吗？他们没有失败，他们是真正的凯旋者，他们负担着我们人类所有探索精神的荣耀。所以圣-埃克絮佩里不愿意让他的同伴撞在山上尸体四分五裂，而是完整地沉入大海，在海底静静安眠。他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表达对他失去的朋友、战友的怀念跟尊重。这是圣-埃克絮佩里生命阶段的第一部分。

写完这本书以后他又开始创造另外一种探险纪录。这个时候大家知道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今天的越南、老挝、印度支那半岛是法国的殖民地。这跟圣-埃克絮佩里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又开始建立从巴黎到河内的航线。建立了这个航线他还不满足，那个时候他好像还创造了一个最快的飞行纪录。那个时候不是喷气式飞机的时代，是螺旋桨飞机的时代，他们不停歇飞行36个小时。他永远是一个探险家，命中注定是一个探险家，他觉得他要创造一个新的纪录，就是他一定要不断地缩短一定距离内飞行的时间，以至于他要超限度使用飞机。这个时候有很多人不愿意和他搭档了，就说航线已经开辟成功了，在那个时代来讲，多飞半个小时跟多飞一个小时这中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吗？很多人不认同，但是他觉得他就应该挑战这个极限。当他在飞越地中海、飞越撒哈拉沙漠的时候，他又栽到沙漠里头了，又是一个人，这次倒没有太受伤。但是他没有想到他会栽到那，所以只带了一小瓶水，然后他开始走出这个沙漠，走了7天时间，往埃及方向走，终于被人发现，把他救了下来。这段经历对他非常非常重要，刺激了他另外一部伟大作品的产生。圣-埃克絮佩里是飞行家，是探险家，小说一出版又引起轰动，他在法国所有领域当中成了一个无人不知的英雄人物，他几乎没有私人生活，整天处在公共视野之下被礼赞被关注。但不管是谁，在强大的大自然之下，一头栽到沙漠里头只剩一个人的时候，他突然发现生命的本质里头有一种深刻的孤独、无助，面对大自然。这样的一种情愫尽管只有7天时间，却在他的心里头深刻发酵，以至于他后来写了一本全世界关于孤独的最美丽的小说。在这个过程中他忽然意识到在所有的飞行当中他看到的另外一个角度，这时候他写了第二本书，叫《人的大地》。

《人的大地》突然变了。刚刚我们说他创造了纪录又在撒哈拉沙漠中遇险。我们知道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就是从飞机栽在撒哈拉沙漠中展开故事，这个不是一个驾轻就熟又很好的冒险小说的题材吗？但是他在飞行当中也在不断地积累经验，在扩展经历，他不想成为一个被一种类型所规定的小说家。今天我们因为商业上的成功，或者惯常的文学理论，特别愿意把一个作家固定下来：他是一个什么风格的作家？他是什么题材的作家？其实这也是一种文学的归类方式，就是把人规定成为某种类型，方便我们讨论，而且我们希望他不要发生什么变化。但是一个正常的作家，一个如果有足够的生命冲动的作家，他在不断地扩展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人生视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不断地

品味自己内在的情感跟思想的深度,他一定不会被一个类型所拘束,他也不会满足于自己在某一个类型当中已经创造的一种范式、一种风格或者找到的一种方法。除了他的人生之外,他也希望通过他的书写来不断丰富自己。我记得卡尔维诺说过一句话是:一个在阅读当中的人其实是两个人。阅读时他拿着书,他在经历另一种人生。那么一个创作中的人可不可以是更多的人?这是扩张生命经验、生命体验,那么他是不是很多人?一个人为什么要拒绝把自己变成很多人的一个可能呢?我想这也是艺术内在冲动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而不只是为了追求商业的成功。被媒体被出版商所塑造的一个类型作家永远在这种类型当中打转,这种打转的结果并不会增加什么东西,它会增加一定的知名度跟一定的利益。钱当然可能在没钱的生命当中是重要的,但是钱在一定时候,它也是非常不重要的,而且生命当中显然有更重要的事情。至少在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我们满足了基本的生活以后,可能它就不是太重要的一个事了。

我想对于艺术家来讲(作家也是艺术家之一种),即便他是一个兼职的艺术家——他主要是一个飞行探险家,只要他有足够的生命冲动、原始的生命冲动,他一定不满足于这样的一个现状。所以他开始写另外一个东西。他也注意到,就是一天他突然发现我们有一种特别的经验,就是我们所有过去的人都是站在地上看世界,古人没有办法,就爬到树上,再不行就爬到山上,杜甫说的“一览众山小”大概就是这样意思。但这样的视野毕竟有限,虽然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扩展我们视野的努力,在空间上。但他觉得飞行时代一到来,一下把人升了这么高。动手爬上泰山,甚至攀上珠穆朗玛峰,这个点是固定的,就是地理坐标不能移动。不管你爬到多高,不管你望向任何一个方向,你只能看到周围规定的一个有限的空间。但飞行不仅把人提到高处,而且这个高处是移动的,在地球表面随处移动。他看见绿洲,看见大海,看见高山,看见田野,看见城市。他觉得这个时候人类已经变成另外一种东西。当然可能他的宗教背景和我们不一样,他是信基督教天主教的人,这个时候他觉得他已经站在了上帝的高度。《圣经》里说上帝的灵在水上,俯瞰下界。他觉得获得了一个神一样的视野,来看世界的时候,就产生一种新的,跟站在地面上的人不同的,看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视角。过去我们看不见这种东西,现在看见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又写了一本书,叫作《人的大地》。看起来是个小说,但是再也不是探险小说那种类型模式,再也不是一种特别紧凑的结构,再也不是特别曲折的情节,也不是特别诡异的凶险的气候条件这种模式,就是缓缓地飞行,在飞机翅膀下面展开不同的大地的景观。视角改变了,他充分意识到他是人类中第一代用这样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人,因为这不是人人飞翔的时代。他就获得了一个新的视点。我们来听一听书中每一个章节的名字,我们就大概可以揣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小说。

《人的大地》第一章“航线”。他在“航线”之下,每一章都设置了提要,不是讲书的情节,而是说他要在这章里讲航线,不是讲别的。过去谁写过航线呢?没人写过航线,然后他写。在这章里,“我充分认识到,任何景物不通过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种职业来观察是毫无意义的”。他说在观察景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带上人类文明的眼光,我们用这种眼光看非洲的大地、欧洲的大地、亚洲的大地是如此的不同,除了自然山水以外,跟人类几千年的活动、生产方式、文明所构建的精神气质也有关系。所以他提出任何景物不通过文化、文明以及特定的职业来观察都是毫无意义的。

第二章“同志”。这个同志是指真正的飞行当中的同志。在探险飞行中他越来越关心到——刚才我讲了他的第一本书《夜航》就是为了纪念这种同志式的、战友式的友谊而写的。这里头他不想炫耀他的探险，而是要纪念战友情。其实他那两个战友是暴尸荒野，没有人去收尸。他自己说过他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安葬他们。他在心灵当中给了他们一个隆重而庄严的葬礼，假想安葬在大海里，尸身完整，并且在那样的一个温度条件下永远不腐烂，跟这个世界永远相伴。他用这样一种方式，要表达的是这样一种强烈的愿望。第二章要揭示这样一个东西，说：“我的飞行职业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团结起来。”你不能想象飞机座舱当中的三个人共同配合完成一个行动的时候，还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不通过高度的协作和高度一致的精神，任务是很难达成的。他说：“在所有的飞行当中，我只有一个真正的奢望，那就是人与人的真正的交往。”不是一般在生活当中出于社交礼仪打个招呼，“吃了吗？”“你今天很漂亮！”诸如此类，他觉得这是出于一种社交的礼貌，不是真正的交往。在一个职业当中，在共同的冒险事业当中把人召集起来才是一种真正的交往。

第三章“飞机”。“飞机”的提要是这样的：“每一个进步使我们更远离一点我们原先的习惯。”因为技术在不断地改变我们的视野，我们原来习惯的是在地面上看到的，视线尽头是一栋房子、三棵树。但现在高度升高了，我们看到所有的房子、成片的森林。我们可以完整地看见一座城市，我们可以完整地看见许多片森林，我们还看见森林之间被湖泊、山冈隔开，山林中间可能还有农庄，有牛羊……他看见一个更完整的世界，所以他说这个时候他获得一种新的体认。过去我们觉得我们人是大地的主人，当飞机飞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书中有一句话说：“人忽然消失了，最后房屋也消失了，我们那些可怜的建筑也消失了。只留下地球表面的色彩起伏，沟壑纵横。”这个时候他充分认识到其实我们还没有真正地在地球上建立自己稳固的家园，我们可能还是在宇宙当中漂游的短暂的——他用了一个词叫“移民”。这是他的第三章。

第四章“飞机与星球”。“经过这番迂回曲折，就像听到婉转的谎言信以为真，旅途上满目又是灌溉良好的田野、葡萄园、草原，我们长期以来把我们的监狱想象得非常美丽。”飞起来以后他觉得我们只是局限于地面上，地面上的生活不管多么美好，就像局限于一个监狱里一样。作为一个探险家，他认为人类应该向更广大的世界出发，所以他描绘的都是地球上特别漂亮的、灌溉良好的葡萄园、牧场、草原。“我们长期以来把自己的监狱想象得非常美丽，一直认为这个星球既富庶又可爱。”

但是经过飞行我们突然发现，人类不仅跟小小的地面发生关系，当飞行时代到来，我们人跟整个地球也发生关系。这样一个比照一方面当然给人生提供了无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地球这样一个超大体量的物理存在跟一个人这样一个小体积的物理存在之间不是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吗？这个时候我们人应该想到我们应该有谦卑的、虚心的心态，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所知甚少。只有一个一生都生活在一个村庄里的人才会想我大概知道这整个世界，因为村庄里头有十几户人家、一百多棵树、五十头牛，这是很容易知道的。但是世界格局不断发生变化，所以他说：“如果我们只是在地球上从一个地方徒步到另一个地方，就好比从一个房间走进另外一个房间，嗅到空气中仿佛萦绕着一种老败的图书馆的气息。”这个老旧的图书馆永远没有装进新书，原

来的旧书要么被人翻得很破了,要么从来无人问津,落满了灰尘,然后又被蜡烛的味道熏得失去了纸香和墨香。我相信古老的图书馆、没有更新的图书馆一定会有这样一种陈腐的、衰败的、布满尘土的味道。如果我们局限于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就可能带着古老图书馆的气息。他说:“虽然这样的香味比世界上所有的香料还要珍贵,但是同时它又是危险的,会引起我们的自我窒息。”

这是他的《人的大地》。这样的一本书,如果我们要从类型小说上讲,它改变了一种方式。西方有一种结构很松散的小说,大段的内容不讲述故事也不塑造人物,不推进情节也不干扰环境,而是像哲学家一样在那里沉思冥想然后把这种沉思冥想呈现出来,更多的是一种思想上的东西,这个类型在过去也有一个命名,叫哲理小说。他很自然地讲述了飞行给他带来的不同的生命体验。他并不想因为已经是一个成功的探险小说家以后这辈子就做一个探险小说家,就像我们今天会讲鬼故事的人就讲一辈子鬼故事。但这个很难,因为大家讲鬼故事恐怕都讲不过蒲松龄,甚至都讲不过纪晓岚。我不知道大家读过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没有,《阅微草堂笔记》也有大量的类似于聊斋志异的鬼怪的故事。我们可能很难讲过他们。文学类型在发展,作家自身也在发展。当他在一个领域当中已经成为第一流的作家,突破了这个类型的时候,对这个类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艺术效应的时候,让别人再要写这个类型变得很困难了以后,他自己突然转型了。他这种转型不是为了转型而转型,而是跟他体会到的、体验到的生命历程有特别大、特别深刻的关系,因为他也是通过飞行积累了经验。

但是这个时候的经验是另一种经验,是关于人跟地球的思考,是关于人跟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是我们跟所处世界的关系的思考。如果说过去的人对这个世界不太了解是因为科学技术没有使我们达到一个很高的视点,没有给我们建立一个广大的视野,所以我们假定有一个人在帮我们看这个世界,我们假定这个人把世界的秘密都通过某些经典告诉我们——基督教通过《圣经》,伊斯兰教通过《古兰经》,佛教就是通过更多的佛经,把它所看到的东西告诉我们,规定了一种世界秩序——宗教也是对世界秩序的一种规定,然后让我们遵从它,那么今天这个视点让给人了,我们知道这个视点还在不断地升高。我们已经在大气层外建立了轨道站,它们每天都在回头观望着这个世界。人类已经从月亮上回望过这个世界,我们还会去到火星,我们还会去到别的地方,因为这个世界如此广大。但是天体物理学家告诉我们,很残酷,人类要永生是不可能的,因为就现在的技术条件来看人类的生命将跟地球一起消失,再过20亿年、30亿年太阳变成一个红巨星的时候,地球就没有了,被太阳吃掉了。太阳会无限度膨胀,当然人类也会变成一堆小小的灰尘。人类要逃脱这个命运就必须找到解决方法。

圣-埃克絮佩里已经预见到了移民,不是在地球上我们修一个水库,从丹江口淌到半山上去这样一个小小的移民,是我们要去外太空寻找另外的类似于地球这样的空间。因为太阳系已经进入中年,乃至晚年,大概还有50亿年这个系就没有了,而在这之前很早地球就没有了,太阳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当中把地球吞没了。所以他建立起这样一个几何空间,当然他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达到。圣-埃克絮佩里写这本书的时候是20世纪30年代,飞行时代才刚刚开启。80多年前他写下了这本书,但是我们今天来看他总是愿意扩张自己的视野,愿意一点一点拓宽他的眼界。并不是突然之间有了一个天才一样

的发现；人类产生第二个上帝，站得更高，告诉我们前一个上帝作废了，现在我是新上帝，你们都听我的，这样的情况大概也不会出现。靠的是人类的主动精神，一步一步往前推进。

圣一埃克絮佩里就这样地让人打开他的世界，发现他的世界。那么这时我们可以讨论一个问题：类型文学或者说文学的类型。美国有个文体学者叫作艾布拉姆斯，他表达了一个这样的观点，说我们为什么要建立文学的类型呢？这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结果。有的时候做数学或者做别的东西，也需要建立一个跟它的学科相关的可靠的模型，文艺在这方面是在向数学或者向别的学科学习。但是如果建立一个数学模型那一定是非常准确的，但是文艺又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简单换算成数学单位、一个什么样的值，比如现在流行说“颜值”。当然我们自欺欺人这样说一说是可能的，但是要正式把它定量则是可笑的。当然也可能表达人类的一个雄心壮志，不是说北大有一个保安要创立一门“颜值学”吗？这是前几天我从手机中看到的消息。其实这样的努力过去民间都有，四川人看见一个漂亮女的，有些人会问你这样一句话：“她面上有几颗米啊？”几颗米就是等级，你说有十颗米就是满分，八颗米就是大概不错，要是眼睛再大一点点就是十分了。其实这也是确定“颜值”的一个努力。但是我们知道它总是不可靠的、大致的、边界模糊的。

艾布拉姆斯在探讨建立类型文学的时候，其实是特别想建立起来一些关于类型的模型：什么样的小说达到一些什么样的标准，它就是一个特别标准的探险小说？什么样的小说达到一定的什么样的标准，它就是一个标准的吸血鬼小说？当然西方有他们的分类，就像我们今天的类型、我们的分类一样。但是既然不能建立关于类型的可靠的模型，我们为什么又愿意从类型来讨论文学？就像刚才我说自然科学方面也是。人类的经验是延续性的，我们关于小说的经验，小说表达经验、小说鉴赏经验的积累也是日渐增加的，如果不建立一些基本的模型，不对他们进行一些分类，如此不同的、这么多的小说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难讨论。所以需要归类，类型也是对文学的一个归类。对作家来讲，对创作者来讲，使他在同样的领域当中、在有限的经验当中，能关注到他最应该关注的那些前辈作家，关注他所处的这条河流的上游，如果他正在创造中游的话；对鉴赏者来讲，他也已经建立起来一个美学序列，是可以讨论的。但是他说必须同时充分地注意到，如果文学类型的划分或者文学类型的命名只是到此为止，我们也就等于宣判了类型文学的死亡，而我们讨论它的目的是助推它的成长。

这个时候他就说我们要注意到不同类型中产生的那些最优秀的作品，它们所创造的超越性，或者我们刚才所说的牛奶煮开了超过了规定的缸子。如果牛奶煮开了溢出了缸子把炉火扑灭了，这不是一件好事，还要花很多工夫来清理灶台。第一，我们损失了牛奶；第二，我们还要花很多工夫来清理被牛奶污染的灶台。文学艺术所要追寻的刚好就是这种溢出效应，而能够驱动这种溢出的，就叫作作家的或者艺术家的创新能力，或者说他的独创性，就使他又一次开拓某一种类型的边疆。只有这样的类型文学，才是超越类型的。所以他也指出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今天文学史的构成，真正留下的作品我们感觉到无法归类，就是因为每一种类型文学当中最顶尖的作品最后都溢出了类型，最后由这些溢出类型、溢出流派的文学作品构成了文学史。文学史中有这样的一些优秀的作

品,如果我们只有关于类型的规定性,或者规定性太强,就抑制了作家独创的创造性。艺术之美也必须像圣一埃克絮佩里飞行所扩展的物理的、地理的边疆一样,在类型当中不断拓展新的边疆,这个边疆有时候叫审美,有时候叫情感,有时候它叫思想。

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文化批评家叫苏珊·桑塔格,她写过两部书,这两部书都不是很长,对文艺理论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一本书叫《反对阐释》,《反对阐释》已经被讲得很多了,相比之下,另一本书讲得很少,叫《新感受力》,或者译成《培养新的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苏珊·桑塔格关于文艺的理想前后映照,我们能够看得非常完整。《反对阐释》是说这个世界上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艺术样式,但是我们还总是试图用一些旧的理论工具来解释一些旧的理论已经不能涵盖的作品,所以我们要反对这样的阐释,拒绝这样的阐释。当然她是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学者,我引述她的话并不代表我同意。她说进行过度阐释的两个最典型的思想工具一个是庸俗马克思主义,一个是弗洛伊德。

庸俗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只用阶级斗争分析对象,或者它把人类的行为完全解释成一个阶级学的动机:剥削、剩余。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建构在这样一个思想基础之上,当我们把这样一个东西导引到小说中,来看一个小说中的人物关系的时候,它就变得很困难。你突然发现人类之间的关系不全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是一个经济不平等的关系。比如圣一埃克絮佩里和跟他一起飞行的三个人之间怎么会建立这种关系?圣一埃克絮佩里说他呼吁建立的是另外一种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是反抗你对我的剥削,或者是希望你钱比我多,你分一点给我,我们来平均财产、平均地产,不是这样的一个思路。而弗洛伊德的问题是把所有东西都解释成来自性的冲动,探险家一定都是一些特别性亢奋的人。但是这样的解释恐怕大家也不认同,难道不探险的人,他们就不性亢奋吗?

所以苏珊·桑塔格说我们反对过度的对文本的社会学意义或者心理动机的阐释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艺术带给我们的新的感受。每种新的艺术的出现,它就带来了一种新的感知世界的方法,这个时候你不是阐释它,而是去接受它。你接受了你就扩充了,因为你的感受是由过去的那些美学样本所建立起来的,它们给你一些艺术的规定性,比如中国人看月亮就有规定性,你看不出新鲜的东西。尽管阿波罗13号早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就上了月亮,阿姆斯特朗告诉我们说这个月亮像什么样子,但是我们想起来,还是“对影成三人”,还是“千里共婵娟”。月亮升起来就是跟相思有关系,没有办法,民歌都要唱“月亮出来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这是中国人关于艺术的规定性,我们落入一种象征的隐喻的境地,走入一条老路上去。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建立一种新的东西呢?我们能不能借助一种新的形式来呈现一个新的月亮呢?很难,但是一定有人会做。但当他们做到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拿李白的诗、苏东坡的词去解释它,那么这样的阐释我们就是要抗拒的。

苏珊·桑塔格告诉我们,你不要急着阐释,你先接受。因为它的感受会转化成你的感受,因为人类的感受是大家共同建立起来的。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这样一个人类的普遍经验就更是如此。我们的经验不光是在一些可描述的知识系统里头,其实在审美上,在别的地方,在不那么用明晰表达的地方,我们也会接受这样的一些东西。最直接